



王博用 SD 自动生成的图片，让他意识到 AI 产出的效果和使用者的能力息息相关。

另一些觉得他们是“降临派”。人类的终极恐惧是被异族团灭，而自打“图灵测试”开始，关于 AI “自我意识”的争论就从未停歇。

王博曾经和研究 AI 深度学习的微软科学家（也是 OpenAI 研发 Sora 的合作科学家）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对方觉得，AI 有没有自我意识，看你如何理解自我意识：“就像人看电影的时候，电影里的角色，观众觉得是有血有肉，有喜怒哀乐也有悲欢离合的，但演员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有没有自我意识？也许有，也许是设计出来的。那么你说，人是不是也有可能由高维度的智力设计出来的呢？”

最近流行说“世界是个草台班子”，充满了随机出现、无法预测的 bug。反过来想一想，如果有造物主的话，对人类的原始设定也许相当简单，不需要亲力亲为捏几十万亿个细胞出来，也不需要设计复杂的激素信号、神经系统、DNA 双螺旋结构，只需敲入几行字：碳基生物，生活在地球，生老病死，敢爱敢恨——后面的一切就交给随机性自己去生成了。因为正如 Stephen Wolfram 所说：“即使只是重复应用非常简单的规则，也可能产生巨大的复杂性。”

科幻电影里有过许多“缸中脑”的设想，最有名的莫过于《黑客帝国》——假如有一天，发现人类真的只是玻璃缸里漂浮着的大脑，而另一面却是色彩斑斓《头号玩家》一样的 AI 元宇宙，你会选择哪个？科技发展到最后，提出的是哲学问题。

其实 Sora 带来的负面问题中，最有可能快速成真的就是“深度伪造”。连永远的小学生柯南君都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：新的动画电影里就有 Deepfake 情节。“眼见非实”，不但会大肆污染人类的数据库，更可怕的是造成“虚实难分”——假作真

时真亦假，上一秒你觉得假视频是真实生活，下一秒，你可能就会觉得家里的墙壁上隐约出现马赛克、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眼法——人类哪里经得起这样的精神分裂啊。

肉眼凡胎的人类，虽然喜欢看奇幻电影，但也别低估了我们对于真实的在意。人是需要真实感的动物，不然怎么说服自己：世界不是一堆代码，自身不是缸中之脑？将来 AI 大规模生成视频的那一刻来临，即使不说技术上作多少约束，至少也得像转基因食品一样，好歹打上一个标签才能上市。

而眼下影视界近在咫尺的焦虑，也可以从 Sora 的底层逻辑上去缓解——它的“知识结构”来自于全人类上传到互联网上的文本、视频，它可能看过了电影自 1895 年诞生以来的全部在世作品，它甚至也许能从“随机性”中产生一点“创意”（毕竟所谓创意大部分时候就是打破常规），也许能模拟人类的喜怒哀乐，让“感情”也显得并非人类专属——但它的一切都是从“纸上”得来，而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——人类在一段生命中的所得，却大都来自于亲身感受、体验、躬行。就像最好的导演，不是技法多么超群，而是能够理解人。AI 也许很快就能独立制作出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里那只老虎，但至少 100 年内，它无法替代李安。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让 AI 也帮我写一篇同主题文章，几个不同的 AI 几乎异口同声回答我：“AI 可以模拟物理世界，但它无法模拟人类的情感世界。Sora 虽然可以提供技术支持，但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力和表演力。”——看来它好像也有点自知之明？有点可笑，也有点可怕。

面对 Sora 带来的疾风暴雨，人文艺术家应该自信一点，从战术上敬畏它，从战略上藐视它。就像郭帆导演一样，在使用 AI 办事之时，都恭恭敬敬加上一个“请”字。可是也别忘了，ChatGPT 使用了 1750 亿个“旋钮”，而人脑的神经元数量也有 1000 亿个。这些神经元每个都有树状分支，连接成复杂的网络，每个神经元每秒电脉冲约 1000 次……从 GPT 到 Sora，基本上还只是模拟了大脑神经网络的很小一部分，我们要像田忌赛马一样，别去和 AI 硬拼算力——下等马先输一程没关系，还有中等马和上等马黄雀在后。虽然武无第二，但文也无第一啊。👉



扫码观看  
独家精彩视频